

漢書門
 類
 號
 二八
 函
 三架
 冊

漢書門
 類
 號
 二八
 函
 三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6
冊數		8(3)
函號	279	72



班馬異同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傳第三

漢書第三十二

彭越傳第四

漢書第五十四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

方亂時乃有讓
千乘如請趙繼
德世如周市云
云者借其福智
不及不然豈不
高視藉筆哉

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

定是咎自殺亦有吐者

豹語以慷慨其意高帝甚感切何以就縛故

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往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豹之於河東傳豹詣滎陽以豹國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魏豹

彭越者字仲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時會後期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漢書是

會期史記是

有以相服
語次第
見

此遺漢間也越
終始從漢而田
以傳請其中立
以為漢且為楚
皆無其迹疑似
故有為奇兵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

越欲立魏後盛
心也

最是得力處自
檀將畧地往來
為將兵或攻或
走皆自為去就
在當時劉項對
壘外此足稱奇
宋耳

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
真魏後也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
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
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為
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
聞之乃使曹咎守城成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
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
南走陽夏彭越從攻下昌邑帝二十餘城得穀粟十

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
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
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
相國今豹死亡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與此兩國約即勝楚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
以王彭相國越從陳以東傅海又言所以與許齊
王韓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

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語在高紀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菴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即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有罪欲

獨掩字勝謂其不誅輒為反形已具臣瓚曰履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

不用詔字

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菴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菴輒人傳處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吕后從長安東去不欲之雒陽道見彭王越彭王越為吕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昌邑吕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吕后白言上曰彭王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彭越宗族國除

喋血乘勝日有
聞矣不可解看
 上語意謂其與
 喋血乘勝之日
 則有間矣身已
 為王彼時不友
 以此時反故隱
 約如此下語最
 是無力處意聞
 字誤日字句讀
 此贊曲折語意
 甚奇能言豪傑
 意中事取於其
 人所不取亦其
 所遇素音如此
 地人筆力幾許
 能發明獨患無
 身耳五字極論
 備雲蒸龍變又
 在其度二字不
 可解宜云度其
 誠亮以此也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
 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
 者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
 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班馬異同

無用為字

其母死營高家
載之贊以見其
 志乃太史公過
 淮陰親見又詩
 移之寄食下不
 類然常從常數
 從頗詳謹書以
 故欲小疎刪去
 下飲下寄是至
 城下釣繫諸母
 漂如畫

班馬異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漢書三十四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家貧無行
 不得能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
 食飲人多厭之者其母死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
 令傍可置萬家者常數信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
 食數月亭長妻患苦之乃廼晨炊葍食食時信往
 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自絕去信釣於至城
 下釣諸母漂有一漂母見信饑哀之飯信竟漂數

此較平傳嫂語
門席贏渡平傳
猶雅他人寫一
貧字何至此

摩食奇漂母又
奇跨下又奇跨
橋橋形容正在
此蒲伏可共耳

而斬壯士語不
驚又健滕公盛
德乃具眼人也
在蕭何前雖無
知上

等蓋滕公也

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
屠中少年有又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
情怯耳衆辱之信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
跨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跨下蒲伏一市人皆
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劍從之居戲下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信數以
策干項羽羽不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疇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弗斬
與語大說之言於上漢王上拜漢王以為治粟都
尉上未奇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
諸將行道遁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
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
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非敢忘也臣追亡者耳上曰若所追者誰也何曰

國士無雙四字
兩語鋪叙蕭何
奇信追信拜信
本末不遺餘力
所謂功第一亦
謂此高帝自知
之耳

項王方見史

史漢異同卷 八 淮陰侯 三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
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
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
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
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其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慢無禮今拜大將
如呼召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啗啞叱咤仿佛
與意鳥猝嗟異
入字得於開口
古無此奇實見
項王之為人故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已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耶漢王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強彊孰與項王漢王默默良久曰不弗如也信
再拜賀曰唯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弗如也然臣嘗
事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啗啞叱咤意
鳥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

匹夫之勇易見
婦人之仁難言
此耳字與也字
異

此語却最緊要
微有欠

多然百姓語嬌
說得有本有未
此豈淮陰惡少
哉

勇耳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謹言語嘔嘔姁姁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
剖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又背義帝之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百姓不親附特劫
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暴矣天下心故曰其彊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
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
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
王詐坑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亡所害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戶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蜀民無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令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亦皆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下聽其八月

此數語計先定
皆有功勝登
重云云

漢王與兵三萬
入中破趙即收
其精兵用見當
時所遣非甚有
餘信後所用人

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軍乎曰相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反塞臨晉信乃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瓦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進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

非前所有而能
聲威如此驅市
人有法古無比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
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季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謀欲以下趙此乘勝
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
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垂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

有懸懸而後爨

不為必不字與
否為字太速
以游說言之必
不而否必必

下此傳之密

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
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與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
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不為二子所
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美我兵不用詐謀奇計謂
曰吾聞兵法十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
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以罷極
矣今如此避而不弗擊後有六者何以加距之則
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
策不用韓信使間人間視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

臺成趙壁趙戰
與水上軍旗故
快并與當日傳
呼兩語如見而
聞如井陘口與
渡處先後微次

去為字大勝

前行兩字還欠
實主故知史未
易作未易註此
處頗欠分明昔
水必已濟也已
濟而陣然未是
天將旗鼓彼以
為試之必味皆

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
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
望趙軍誠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
會食諸將皆莫信佯噉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
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
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

漢書

前行謂趙軍
以阻水而深
耳故遣萬人先
濟背水而陣舊
註以信軍前行
失之
貢入疑復疾戰
三字行果然

看他結証得明

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
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者
候趙空壁逐利則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
壁土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為皆已得破趙王將
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亂之不弗能禁也於是漢
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斬廣武君有能生得之者購千

金頃之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至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將校効尊虜休畢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經所謂驅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芝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

健背水陣不問不答何自得兵法哉可謂用法得法外意

此也字缺不得下也字可無

漢書是

時四野

從谷詞辨猶有古戰國之遺

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今若臣敗亡之虜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曰里奚居虞而虞空在之秦而秦霸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耳誠令向使成安君聽足下子計若信者僕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子勿辭廣武君曰臣

字好

亦其好

此聞言語亦無
得別謂衆人皆
知信必勝必取
則無復圖志但
日夜偷惰美衣
服飲食以時極
言無所逃敗遲
不如早也漢書
易農夫故明又
去短長等最是

史漢異同卷 入淮陰侯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亦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觀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
愚中夫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日而失
之軍敗部下身死泚水上今將軍足下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旬朝破趙
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諸侯農
夫衆庶莫不輟耕釋耒小作怠惰輸靡衣甘媮食傾
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足下欲舉倦弊勸散之兵頓

此處取史記先
後亦不過乘勝
傳以播之耳
策非奇也事勢
適當然者且委
曲展轉揣謀盡
情所長獨在牛
酒享辭北首燕
路耳

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力屈
欲戰不拔曠口持久糧食單竭而弱若燕不服破
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也燕齊二國相持而不下則
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夫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
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當今為將
軍之計莫不如案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然後
遣辨士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以

從燕而東臨齊
略不用一語最
得論事之體

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而東告
臨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故有先聲而後實
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敬奉教於是用廣
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趙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
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卒佐漢楚方急
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南之宛葉間得黥九江

立斥言以居要
則處有力見其
有餘

王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四年漢王出
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
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内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
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
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
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

如能獲齊不必
信能無有哀
生者士于功名
之會惟恨不至
一日下七十城
縱酒而飲宜知
脚通之視其側
或為高陽酒徒
以死未為失也

使於楚請救通傳則云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
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
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曰將軍受詔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
無行也且酈王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
餘城將軍將數萬之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
計遂渡度河燕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
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

此人又高於廣
武
漢書高陽酒徒
以死未為失也

賣為欺已乃而烹之因敗而走高密信遂定齊地
自立為齊假王漢書後漢將止此一段入蒯通傳
內下接漢方困於策陽遣張良使使之於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逐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
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其鋒不可當
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
漢漢兵二十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

或謂趙用廣武
將軍信自謂成
會又有謂信謙
辭且聞知其不
用必有處此比自
書生之見趙當
亡漢當興故弗
用耳如或人說
龍且語以故主
招亡臣客主危
疑中何不集信
非徒倖亦當王
漢且不能禁也

食可無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
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
燕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
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
夾維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以壅
水上流引軍半渡度擊龍且佯陽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天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度即急擊殺龍且龍
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

齊又明

虜廣楚卒漢四年遂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
齊偽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
鎮填之其勢執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
立願為假王便也於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
信使者至發書言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
若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
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寤因復罵曰人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

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
 已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台人武涉往說齊王
 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
 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
 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
 侯之兵以東擊楚其音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
 知厭足如是甚也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
 下有舊故且漢王土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背約復擊項王其不

漢初接戰國語
 猶從容反覆本
 末條理不為不
 整政見語勢看
 他說分上休兵
 與得東侵奪人
 分地直是隣而
 活之右投左投
 各不當去漢書
 較直

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金石交
 為之盡力用兵然終為之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
 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在也當今二王之事
 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
 王今日即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齊今釋此時而
 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耶韓信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倍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將軍印予我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背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
 通知天下權在韓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
 在通傳下接信不忍背漢通傳連上自立為假王
 云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安固
 之項王以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令背漢
 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

王如請問則上

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
 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主相
 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
 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乃而不
 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因請問曰天下初發作
 難也俊雄豪傑連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
 魚鱗雜遝襲熒颯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
 已今楚漢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腦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

城轉關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
 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岨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
 遂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
 彭城轉關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
 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夫
 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盡於內府藏百姓罷極
 怨望空谷無所倚歸命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

漢書易置楚漢
 兩段楚後漢前
 若以志勇俱困
 觀之楚前是也
 先張沛恭而迫
 西山不健亦不
 後言漢弱亦不
 深詆正是游士
 兩可之口而歸
 之鼎足所圖在
 此容容即顯觀
 望貌苟自容而
 已
 其勢在上語此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之
 命懸於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
 願披腹心腹輸墮肝膽効愚計忠恐足下不能用
 也誠能聽臣之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立其勢執莫敢先動夫以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
 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
 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按齊國

虛隙謂伺隙楚
 漢皆可乘也
 割大弱彊以立
 諸侯正是其策
 之尤善者漢書
 據楚漢兩立身
 割故非割之不

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足下案按齊國

知其意謂是
之後何隙而動
因其可弱者弱
之因衆建諸侯
以自輔觀下文
齊故非自割弱
也語有淺深謀
有遠近意在言
外不當去去之
大有所失
漢書刪得潔淨

之故有膠淮泗之地懷諸侯之以德深拱揖讓則
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圖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
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
以鄉見利倍義而背恩乎蒯生通曰足下自以為
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
成安君為布衣時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後及爭張

事之祖

通以國策

屬陳澤釋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
頭而鼠竄逃以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戰於
鄆北殺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
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滅
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
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
而事多失於張屬陳澤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
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足下過矣大夫種范蠡存
亡越霸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語曰野獸已

盡禽殫而獵狗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夫故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過張耳之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
人者宜足以觀矣顧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
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
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詔引兵下井陘誅成
安君徇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
二數十萬衆東殺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載震主之

不賞字創于此

歸漢觀切發越

威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且安歸乎夫勢執在人臣之
位而有震主之威名異回天下之名竊切為足下危
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
復說曰夫聽者事之証也計者事存亡之機也聽
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
必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卷之役
者夫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
者法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臆釐之小計遺天

後取譬極人
情所難言此文
在漢初第一

下之大數智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故曰猛虎之猶豫與不若如蜂蠆之致螫蠶馬騏驎
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
童子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值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
詳察無疑臣之計韓信猶豫與不忍倍背漢又自
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惶恐乃佯陽狂為巫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大

是

此處又襲又奪
然無一字可放
焉用信而每
疑之而急時
取焉置敗後
可其信使事成
神變如前惟恐
變生若其主神
智不可及他日
謂天下之兵在
此是也其深中
其欲者徒楚衣
錦歸禁之觀信
至國以下而高
種得之矣

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通傳為巫下接後天下既
定後信以罪廢漢王之困敗固陵用張良計合齊
王徵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死高祖襲奪
齊王信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竟召辱已之少
年今出胯跨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
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死之耶殺死之無名
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

信善項王死後敗昧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
 詔楚捕昧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
 人有上書變告楚王信欲反高帝以書聞上患之
 用陳平計謀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
 告諸侯會陳五將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
 知高祖且至楚信必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
 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
 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

漢書三語盡

如此為其為羽
報仇也味
何以存楚皆策
亦常然無策

實史語最切處

如此心事寫得
到髓

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劉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
 走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
 定我固當烹上曰公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
 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疾
 不朝從信由此日夜然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
 列信常嘗過樊將軍噲噲跪趨拜送迎言稱臣曰
 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漢書於此勝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如
 公何如曰如臣多而益善辨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辨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後陳豨拜為鉅鹿守代相監邊辭於淮陰
 侯信淮陰侯信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
 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也豨因
 曰唯將軍今之命淮陰侯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
 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反陛

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數匝不可增損增數匝已批增而歎少緩欲與子有言也却去也字大非其凄涼不決正在此一也字若增善字損

此字意從一則成矣非則得已之意從一也字有成與不成之異若此處會得信有可悲則過在高祖文守之妙如此

更不用此語重出夫

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夫三至必怒而自將吾
 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
 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高帝自將而往信
 稱病不從陰使人至之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而與家臣謀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
 以兵襲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
 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
 吕后吕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
 人從上帝所來言稱豨已得死破列侯群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疾病彊入賀信入吕后使武士縛
 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
 乃反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破豨軍來歸至見聞信死且喜且憐哀之問
 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道其
 語高祖曰是此亦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至自
 說釋弗誅語在通傳漢書信傳止此以下入蒯通
 傳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
 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子之手高祖

憐之直

文字有繁辭不
 可緩者問信死
 亦何言是也
 後陳秦風是也
 通書雖剪之使
 迫然出之者不
 後此使門極以先
 秦制即為漢必
 不得口寧疎母
 際史漢之分也

曰是齊辨士蒯通迺詔齊捕召蒯通蒯通至上
 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
 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
 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欲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也對通曰秦之網絕而
 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各吠非其主當是彼時臣唯獨知
 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高材者先得天下銳精持鋒匈匈爭欲為陛下所
 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殫誅耶高祖
 曰置上迺赦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
 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
 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
 石君在劫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
 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
 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
 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

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
 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緼請火於
 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
 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
 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
 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
 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
 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

太史公置鄧生
綱通傳內觀其
言武涉已去刺
又來此豈可
有法拘其中
有成安廣武又
有說龍且者隋
事隨筆跋涉愈
愈且不能別為
論博哉漢書後
世于放兒童之
具也

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
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
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
十一首號曰雋求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
干項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
不肯受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
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
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

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良矣不務出
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班馬異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班馬異同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斬周傳第十一

漢書四十一

後與高祖俱隱
於芒陽山澤間
較豐潤然無益
蕭何曹參使噲
求迎節次亦實
然別傳互見亦
可在他傳為重
出矣明班史是
後來此致後此
亦微惹此為修
史者言之也若
作者初出此是
自高祖為沛公
以噲為舍人寫
得更佳不必改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後與高祖俱
隱於芒陽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
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立為沛公以噲以為舍
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
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卬戰碭東却敵斬
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

兩常從亦見當
時獨親厚曾不
特戰時為然前
後常從則無此
眼目看他入後
字是用意却又
與前增後字鄭
重不同

此以字連下賜
爵卿

增戶卿半成於
字是

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攻
城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間間爵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取秦
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杜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
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
二十一一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
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
君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鄉南攻

海陵下山等所
蕭便者然規諫
留關中排關陳
慨語豈屬約者
哉因項伯而無
首無尾極是事
情字字備中酒
此是酒半有字
妙有力屏字與
擁字不同如此
則項氏君臣皆
將疑伯矣故以
且舞且蔽獨以
有為舞態圖畫
彷彿所不能陳
特陳此字本欠
項伯亦拔劍共
舞意故一字代
兩傳互見樊噲
在營外聞事急
乃持鐵盾入語
粗直最得大槩
班史不削姓是
削鐵字微減力

秦軍於隼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
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
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垂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
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有并蔽沛公之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居營外聞事急乃持鐵
盾入初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

初入營緩不以到帶憤憤無謂中忽指東指西便是畫畫貼說頗成組麗
子長一手自作項紀又作喻傳看他筆勢種種不遺而律快復自過之如騎若馬即熟路暗行畧無顧慮即巨酒疏有與拔劍切肉盡之前紀許多從容去一畫字便彼此不相似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又有味而古可為剛潤之祖紀傳兩樣各好不相犯最是奇俊若曰在某傳取

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糜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無馬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走歸去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謂譙讓項

字不當去夫
語勢適合如此
神出一句於此精
後人所能而自
子長每之
明日繁不論後
幾日皆可看咸
陽三字本無相
涉亦筆扶疎亦
不可無
有從有別得一
別字映得諸從
字明從是在帝
後別是自行於
字尋常可去此
亦難去擁輕車
騎於難前必是
當時先有漢軍
得會來感作一
處以此見漢初
功狀明無毫髮
失實必秦餘商

羽沛公事幾殆明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豳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陳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車騎壞東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

鞅之教也觀論
級與多最可見
筆法如此先登
自先登陷陣看
他卻敵不雷同
衆人之後耳
灌或以為水攻
或以為地名以
筆勢言之地名
是
敗深榮陽無功
而益食封見得
當時危急解體
雖噲不得不益
封此言中有史
隨筆自見非有
意
此於字去得不
為文章
堅守戰事結案
與諸將剖符世
山勿絕與後即
軍中斬噲諸將

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即皇帝位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從高祖攻反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僱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

燕王信與王韓
信反常語此傳
兩反字在上本
甚逆本亦可不
書是他弄筆至
此然增一者字
又漸愧人
功狀史文何可
無少變化戰裝
國破栢人殘東
垣畧點破事實
有殘則看為盡
矣降定擊破得
昔傳力史文似
美而非美得是
并得其人
截截然於字
或不感覺噲
將卒不可解而
美
未見抵之為人
名也抵訓至一
云抵者丞相之
名

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虜國破栢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滎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擊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大卜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

月 年 文 詩

斬虜所得總會
於此而著其業
殘東垣所處不
知其感

排闥二字全無
所祖不稱蕭曹
張陳而稱絳灌
因見所為游臣
碌碌直喻是耳
喻入絳灌隨之
非喻不能造作
至流涕數語粗
粗圖圖有布衣

之豪有骨肉之
非不獨以喻日
語而三反四正
復情詞俱竭只
是子長筆力至
一絕字猶痛較
淚俱透更千萬
語不能盡千萬
人不能道此一
字可諱可悟趙
高一語更嗚咽
而長
只一惡字不見
是何人何語第
有何意寫得出
來故更不用言
不用曰而高帝
聞之即非告變
與神効
去聞之造次

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
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
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三人二千石
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二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頴
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
帝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迺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備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
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
帝咲而起其後廬縮反高使噲以相國擊燕是
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讒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
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
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
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帝已崩呂
后釋噲使得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薨謚為曰
武侯子伉嗣代侯而伉母呂須頴亦為臨光侯高

要此九歲字

諸呂須嬖屬似

他字好

后時用事顯專權大臣盡畏之仇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嬖屬等因誅仇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薨謚為曰荒侯子他廣嗣代侯六歲侯家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



邑千戶

此處何可缺一字
此其隨時變態者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所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西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雍將軍於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駟軍於泥陽賜食邑

破軍是無單字
但地名是反處也
紀事時有此

傳無他異獨在
諸字不論重
疊政欲班班然
見眼目此紀事
之轉態也若盡
如他傳即吏文
千百無異不特
不必刪亦不可
刪

武城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
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益邑四千
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即帝位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
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郤敵遷
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
涿郡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
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
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

以兩陳言合為

病不治却之使
令其子又見其
賣友此其右袒
可知傳不欲顯

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將大上皇衛一歲
七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
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
食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
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
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商事孝惠帝呂后呂高后時崩商病疾不治事
其子寄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無此也字崇
何怪也哉

乃迺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况寄給呂祿呂祿信之
故與出遊而太尉勃乃迺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
呂商是歲商卒薨謚為日景侯子寄嗣代侯天下
稱酈况賣交友也孝景前二年時吳楚齊趙反上
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七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
自平齊來乃迺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
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景帝怒下寄更有罪
奪侯免景帝上乃迺以封商他子堅為繆侯續酈
氏奉商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謂傷人為罪重
則殺人又當何
如疑當時傷嬰
外又傷別人事
發相重乃自謂
不曾傷嬰時嬰
厚故嬰復証不
曾傷人故坐繫
若身自受傷故
說不傷則傷痕
在又証之兩字
難用坐繫按卷
是以不傷重傷
也不通
履兼移義不必
言移也

侯世宗立世宗卒傳至玄孫子侯終根立武帝時
為太常坐法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
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旣司御每送使客還
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
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
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

使上降沛一日本不可解蓋縣令史而從令降日上一日言其以是日降也然師費力不自然

三以兵車趣攻戰疾每舉不省文以見其所長疾者又功狀之狀也如先登與陷陣各有賞既曰常以太僕奉車又曰復常奉車則以太僕復以太僕五子長豈不自厭其傳意政謂嬰以大僕終其身自肥沛公奉車至

載孝惠魯元止其得他奉車所則此漢書盡前之但曰常奉車止抑豈不能此

敗不利亦不可省敗有復戰惟覺不利故馳去也敗又急又馬罷又虜在後又常戰兩兒欲棄之欲字豈可省一收竟載之徐行當載之初兩兒驚恐未定故復徐行直待其面雍樹謂兩兒

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平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主復常奉車從擊趙首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又擊秦雷干維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

轉為滕公令因復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主霸王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戰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下邑追至

自相倚對面
帖定乃馳盡得
形勢具足若前
初載而可馳常
常收載之亦足
矣其徐其疾皆
在其手故云怒
行欲斬嬰妙在
行字謂欲去此
累復增此累且
馳且怒

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即帝位其秋
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
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
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
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
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
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
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

戶以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
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
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及
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
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
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
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
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薨謚曰為文侯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傳

至魯孫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
坐與父御婢奸罪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
號滕公及魯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
滕公子孫更為孫氏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敗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
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
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
疾聞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賜爵執帛號官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

去敗字是

嬰無文墨議論
首尾功狀次第
止此精神充異
獨在數疾力字
耳觀未拔與所
將卒及身虛得
見秦漢間戰陣
助整文字發會
如此非後來張
皇附會也雖
左傳不免可觀
少此

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
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
執珪圭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
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
塞王還圍章邯於廢立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及從

漢王敗道秦將
又反皆別傳偶
見者

去兵字是

去車字是多習
騎兵三字止有
三字又多一騎
字

開處又見嬰少
年

起陽武至襄邑
爲上餉道謂餉
道徑從之道時
與寫得朴實
可觀

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
王乃迺揮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
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
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
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迺
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即
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餉饒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

上有以列侯重
文御史大夫較
是

節節見嬰長騎
事

拓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
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從北迎相
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
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
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
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淄
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高唐博擊破其騎所
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高唐博破齊

如漢王遁歸如
他自立皆文可
省然正欲以此
見先後取者

叙得有力處

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之東從韓信攻龍
且留公旋於高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
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
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
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入攻博陽前
至下相以東南備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穀蒞許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
破項穀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
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酈蕭相

此周蘭疑然漢
字又似是必嘗
述者

此分合皆有功

他人則無此去
字有受詔字是
刪非見別追特
皆著

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從擊項籍
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
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
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
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
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立為皇帝位賜益
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
 陰二千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
 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
 代左相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
 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又受詔并將燕
 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滹石至平城為胡騎
 所圍困從還軍東恒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
 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降曲逆
 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

此平城亦要見
 亦今人所不必
 後者

六字殊無謂與
 上邑食與定令
 何萬不得不爾
 然頗失潤色下
 自破布歸亦然

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
 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
 別將肥銖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
 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
 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
 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
 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祖崩嬰以列侯事
 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呂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

此處寧詳子長
留此等何害長
安語拙如上二
歸字耳漢書刪
王皆以下有風
齊王以誅呂氏
疑其未或更助
呂氏耳外灌嬰
受命擊齊而留
榮陽恐為齊王
所疑故風其之
耳此八字不當
六
共立代王為
有力亦益家王舉
女宗嬰也榮陽
齊止而不前最
是緊要史筆有
深淺處皆非
與止之則誅諸
呂之後有難為
者矣終侯得誅
呂於內而齊

為將軍軍長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
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以嬰為
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榮陽乃與絳侯等謀因
屯兵榮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
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榮陽歸還
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
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
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

罷歸者嬰介也
至自榮陽還三
歲始議共立代
王為文帝君子
定嬰之功不在
絳侯陳平下也
傳有焉
此處大夫明白
何濟北方父而
罷丞相之兵
有樊鄴滕灌并
涉蕭曹之家之
素鼓刀屠狗樊
也曹繒灌也樊
言與也若此所
謂疎蕩頗存奇
氣不足律以後
人筆法亦且不
堪為言高祖功
臣之興時若此

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
相卒謚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
代侯十二年傳至孫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
子武帝復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奉嬰後
後八歲坐行昧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
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
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
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云語別有恨通語亦古

有屠狗販繒則所引經生語為贅納僕御於屠販中屑屑徒可羞唯鄙寄語不可以不辨義存君臣甚善然有功君親如此而當時天下猶以賣友為耻此孝文之世所以為厚也

贊曰仲尼稱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語曰雖有茲基不如蓬時信矣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漢書四十二

每朝立柱下主板籍等書誅不用命者非及文士不能也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

山守從淮陰侯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

亦計相在當時

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周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

與文雅如此

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咲之然尤憚周昌
 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
 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庭爭之
 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

史直致如高
 帝擁愛姬項
 今人以為小
 賢本不在此而
 後世以為諱甚
 此彼何害言帝
 乃益可知

兩明顯并與其
 事書意收畫之
 謂不必疑

詔上欣然而咲既即罷口口后側耳於東廂箱聽願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上今子幾廢是後戚姬子
 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竟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史趙竟年雖少然奇士才也君必異
 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竟年少刀筆吏耳何
 能至是乎居頃之趙竟待向祖高祖獨心不樂悲
 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竟進請問曰陛下所
 為不樂非為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

忽及方與公如
 此可愛

是此特亦不主
 刀筆也亦此事
 亦須次第俯仰
 有以發之是為
 史

兼字不可去備
字是兩截語

趙克小吏獨能
測知帝意遂可
言之特耳其為
趙王謀則速之
斃也帝見群臣
皆畏呂后者如
昌強一時呂后
旋以乃翁敬之
衰之際遇迎合
或自有命方與
公以為奇才未
也

此以文極所
云前亦有功是
高帝以愛子托
人必得如信有
者乃可否則能
調護兩宮間如
滕公董文否則
能以言語微意
感動如陸生昌
雖艱情侍者觀
其拒命直致如
此於高帝平生
宜有一語發明
能使婦人兒流
涕不忍發者此
則克召之也呂
后悍鷙愈激之
則愈烈豈憚一
昌昌雖謝病久
之則亦死愧育
息矣

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
吾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
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
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太后太子及
大臣皆素敬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
周昌謂曰吾欲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
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
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
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
趙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
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
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
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固為不敢遣趙王王且亦
疾不能奉詔於是高太后患之怒乃使使召趙相

周昌周昌相至謁高太后太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被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
 死見鳩殺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薨謚曰
 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
 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王既代周昌為御史大
 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後立歲高后元年聞御史
 大夫江邑侯趙怨堯前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
 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辟避吏吏繫
 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
 為漢王東擊項籍羽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
 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
 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曰懿侯傳子至曾孫越
 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初任敖免以平陽
 侯曹窋代敖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
 諸呂祿等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

不與之與與誅
 遠矣何二史之
 抵牾也何何後

此至孝文二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時時尋其端緒而是正之

入之音聲特以此律令若百工若亦及也謂凡無所不至最見其行僻小創故曰天下以為程品皆識之贊又譏之如此而獨不似此也見其相前德未盡行用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年代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筮律曆張蒼德安國侯王陵王陵

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參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當改正胡易服色詔事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之時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以為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年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薨謚為曰文

此五尺八尺似無稽及孫少咸為怪耳
古今人物高品無不有惟稱勝智雖至謬不可及高帝功臣罷虎皆安在而張蒼以庸材備位無言論功業為相至十五年百餘歲以善終當其推論如巫祝小人以為至不祥

侯傳子康代侯八年卒子至孫類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有罪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以二千石從高祖皇帝

久念不可不成
諸餘非無人又
見無一可者

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以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久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久念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丞相嘉入朝而通

禮字無韻

居上傍旁有怠慢之禮丞相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上文帝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故不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

此下五字具有氣力皆自以意為之

帝為賢

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彘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紕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上至朝丞相嘉奏請誅內史錯景帝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墀垣故他冗官居其中

必無先斬內史而後請之理幸言之耳而後世迂儒猶處為案也雖罪莫大如不孝者豈可不聞乎

此故官送不可知何禮敬之嚴如此此因張蒼十五年相并及當時代之相者及因周昌及申屠嘉等類直與陳平傳上凌同皆變指之妙其之言諸丞相無足稱合者傳又無所傳蒼改偏及之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為曰節侯傳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至孫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挑侯劉舍為丞相及今上武帝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踵妮妮齟齬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所謂張丞相傳謂求如蒼者亦不可復得矣

蕭曹陳平與政謂周昌

太史公贊曰張蒼文學好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專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教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漢書四十一

監門吏漢書以
為吏縣中賢豪
最足是縣吏不敢
役何足道更縣
中之賢豪者不
敢役一監門意
象可相轉一字
大別監門即吏
縣吏常能役之
謂其特却無謂
須是問方見後
為監門問而自
喜致深自重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
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
高陽者數十人酈生食其問聞其將皆握齷好苛
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食其乃廼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

東家見得木下
樂留生

適酈生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
俊騎士歸酈生食其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慢
而易人多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
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喜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
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食其曰第言
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食其所誠戒者沛公至高
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食其酈生食其至入謁沛公

起衣好

六國時近能言
者少此老人多
可喜恨不備見

方倨踞牀使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食其酈生
食其入則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
且欲率諸侯破秦也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
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
酈生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
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食其上
坐謝之酈生食其因言六國從橫衡時沛公喜賜
酈生食其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食其曰足下起
糾瓦合之衆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

沛公引兵過陳留無不下而去之理酈生自以為功知狐假虎威說自常態直不待攻可耳別又載其夜斬今宛殆過實

此所以起酈生說辭也史筆之妙

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知其令今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食其往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食其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食其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荊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荊陽

救倉天下轉輸也臣聞其城粟甚多語可謂患也言楚不守為資漢最切當取矣却自奪其便從指成臯以東生此羽之所以困於垓下者謂天之良不為過

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維以拒距楚酈生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救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迺有城粟甚多楚人拔荊陽不堅守救倉迺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塞成畢杜大行
等語此時多有
說如趙并陘不
時何所謂亦形
勢諸侯政為據
救倉設耳効實
三字未有可去
也言其甚實之
意非空言與空
意也

兵收取荊陽據敖倉庾之粟塞成畢之險杜大行
之道距蜚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
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以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
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
請得奉明詔說齊一土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鄒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

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
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食其曰天下
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
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
王負昔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
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
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
即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材皆樂
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得其要所謂
天之補也

項王有倍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紀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剗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黃帝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隄距蜚

此傳首尾着是形容至將亨統事猶迂闊大言取盛德不詳讓而公不為汝亨故慢國大事直若快神信至此漢以得之如我得不檢有志願成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云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聽酈生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食其日縱酒淮陰侯韓信聞酈生食其馮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食其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食其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輕死生外身世者也世嘗有此人猶太史公筆力想見漢書去此數言大感遂覺酈生索然以終

詐詔取金假事如此也使人失笑

擊鯨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亦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亦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元符元年中武遂侯平有罪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賈至尉他雖結箕踞見陸生賈陸生賈因進

說他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直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籍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

之二字有力

增而字由當句句實

從親戚兄弟墳墓說來全掘燒夷族雖情至迫切然不及越殺王降漢五字與新造未作亦相應利害甚明語不待多而感動至矣種如草不謂分之地作射他語亦有可觀

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滅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

洋判未始有也

膏腴人眾車輿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洋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遽不若漢乃大說陸生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賈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賈卒拜尉他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帝大說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賈時特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

進取順守皆極
 儒者所不能言
 雖謂之誅意可
 也今人有犯無
 德則發舒無不
 至以取名高至
 為湯武謂則獨
 夫紂若為輕賈
 本說士然依於
 卑即逆取順守
 四字君臣必順
 色而受之怡然
 可以首肯故不
 驛而有慚色史
 筆如此如見平
 生而字何可去
 左右呼萬歲幸
 其鄉道回心也
 今人豈復有此

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賈曰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
 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
 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
 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擇而有
 慚色迺謂陸生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
 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賈乃粗述存
 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
 左右呼萬歲號稱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

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陸生賈自度不
 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徃家焉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十金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
 女約過女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
 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
 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擊鮮無母父恩溷公女
 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

陸請直入不用不字然不請又明方念不見質來與白公樹林同何念深也揣我何念甚得質主間情意無欲矣亦從容辯之從善

此安危相將語病顧辯說意有所主遂成名言

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燕居深念陸生賈往不請直入坐而陳丞相平方深念不時見陸生賈陸生賈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豫附士務豫附天下雖有變即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

此安危相將語病顧辯說意有所主遂成名言

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賈為飲食飲費陸生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帝陸生賈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平等乃言陸生賈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此諸侯皆如意旨指語在南越語傳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
 臯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建平原君
 建諫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
 平原君建諫之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高
 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
 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建平原君建
 不肯見及平原君建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

漢書是若無高
 祖賜號何以見
 稱與趙無忘同

知得

漢書次第是且
 今後較有態

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負服具陸生
 賈素與建善乃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
 我乎陸賈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
 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
 君死矣辟陽侯迺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
 陽侯故往稅賻凡五百金久之辟陽侯幸呂太后
 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

建本不取辟陽
 侯而陸云以其
 此故義不知君
 變化語言有味
 知則為君死矣
 知字適異

有以字文字醞
 籍

固不可苟合取
容及求見閱籍
非甚厚有難
知者又未嘗不
知孺也

誅之辟陽侯困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建平原君
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帝幸臣閔
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
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
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
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
俱幸君君貴富貴光倍天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
建平原君建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己之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驩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
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
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
侯以黨諸呂故孝文帝聞其客平原君朱建為其
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建欲自殺諸
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建曰
我死禍絕不及而乃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
之曰吾無殺建意殺之也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
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

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走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

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處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
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
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
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
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
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
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
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
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
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
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
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
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
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

此而不著其

王廼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
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時之辯
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漢書同姓六酈滕灌傳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
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鄉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
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教下

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
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
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
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大尉勃以相國代丞相
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代丞相將
屯孝惠五年卒薨謚為日景侯子湏侯精立二十
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傳至魯孫子侯偃
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誅死國除
信武侯斬欽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

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駒千十人將一人首五
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
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
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欽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
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
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
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
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八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譚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畧地東至鄆郟下邳南至蘄竹邑

擊項得濟陽下還擊項錐和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沛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軍騎將軍弁將梁趙齋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四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

使也謂使
數多也

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
 卒薨謚為日肅侯子亭嗣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有罪孝文後二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周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
 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
 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甬道從
 出度平陰遇淮陰侯韓信軍兵襄國軍戰有乍利
 乍不利終無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
 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

本無可言獨以
泣涕愛上乍利
乍不利語然諸
事上者皆然

曰此字從
也曰悅音陪

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亡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十二年更
 封緤為蒯成侯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薨謚為日
 貞侯子昌嗣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帝中二年復
 封緤子應為鄆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代侯至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從高
 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

此數子謂未嘗
困辱始天授已
得其學至篤厚
君子何過也以
傷語愛不得不
混褒之不必何
事語句深厚亦
合止此

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繼操心堅正身不
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可謂
篤厚君子矣

班馬異同

班馬異同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九

漢書同鄺生諸傳

劉婁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
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身齊人虞將軍曰臣願
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
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
都洛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

輓輅同音

皆至不切將談
今人少肯留者



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
累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
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歸之及文王為西
伯斷虞內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
成周都維洛邑以此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
納貢職道里均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

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
周公語以不近
情經地解說得
別甚有餘味真
得古人言外意
而豈隨人後附
和一辭者乎

語有力

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
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
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
衰也分而為兩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也非其
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
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籍戰滎陽
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
腦塗地父子暴骨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
不絕傷痍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得至近至切

以為不侔也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
 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
 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充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充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
 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
 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

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日奉春
 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
 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但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
 皆言匈奴可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皆
 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
 可擊也是時漢兵已以踰句注二三十餘萬眾兵
 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今

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
 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
 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已斬前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
 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
 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

今之書和親非
 未聞和親之利
 他處後殺父妻
 此者久遠子孫
 為臣乍似不可
 知至天子外孫
 其間道然於其
 餘彼所鮮秋亦
 人耳目中國後
 千百年所以休
 息何嘗非妻敵
 之效或而儒者
 非之
 子婿固有不恭
 者矣其言歲時
 問遺辯士風諭
 亦從曲折具至
 前計取家人子
 詐稱無益何其
 言之悉也看以
 儒者理極不迂

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遣長公主妻之單于厚奉遺之
 彼知漢適女送厚繒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曾聞外孫敢與大
 父抗亢禮者哉兵可無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
 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
 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

太子一女語已備

新破少民與百萬可且又自相反故知說七不足盡謂心因其言六國之族字疆見齊楚當時所以代則而蕭何盛秦雖并國未得其人此規國為世德書所言皆儒者而儒者不信及未可以

華秦韓韓輅輕鄙之也與三之初宜有此人只如徒身民實閔中在秦後他人所不敢言亦未易言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事大者亦非一朝之便萬世未賴時乃功



史漢真同十五卷

劉敬叔通

四

夜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夕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呂楚昭屈景莫能興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疆族宗疆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

名家且實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視示天下不

秦何嘗盡擯文學滅博士諸生待詔必有其所亦必有養宜惡下流無所可考矣

已攻斬入陳而猶以為將也可怒甚矣

母優人苟取容
悅責之實難



此叔孫力也
以儒者言周諛
言無足論者然
當其時直言與
諸生相從下吏
何益傳言通前
詭辭乃有論救
諸生意故或言
次者皆免一時
用意適合如此
未可盡非也

弗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吏人人奉
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盜鼠竊狗盜耳
何足置之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論誅何足憂二
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
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
盜者皆罷之乃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
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宮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死不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
薛薛已降楚矣及項羽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

能知大猾難能
使諸生如此又
難通非獨儒者
也其言故盜在
士非有志當世
又知其材熟其
人何以知之所
謂斬將舉旗必
有其人其言必
諸生所言所以
事漢王不去者
其長不在後來
定議法而止也

則皆罪也如此
則有未能知其
人者

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
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
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刺言諸故群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能進臣等專刺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
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
先言斬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

其有本末從去
奇法為簡易致
爭呼知上厭起
朝儀其言發而
中與子房相似

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與前
陸生逆取順守
意相似欲其納
諫能聽斷于古
之意兩言而足
至論禮因時世
人情為節文可
謂知禮意不獨
適時變也

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五年已并天下
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高帝上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廢
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
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
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
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
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

且十主甚言其
今日此明日彼
也兩生何自能
知通平生即面
說盡之使後世
感通自此語始
耳然謂欲起禮
樂大罪通世宜
有一日無禮樂
哉齊魯大儒可
聞不可得見欲
積百年而後見
之

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
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魚骨兩生不肯行曰公所
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
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

漢高帝強能
行與諸將習
律附伏一書
生律令賢於
教陳所以
然者弟子
百餘成行
又諸左
右學者為
之前也此
與美人習
兵法無異
又因見高
帝諸將之
外有此等
人常在左
右正月正
且

令群臣習肄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
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
廷中陳車騎步戍卒衛宮官設兵張旗志傳言日
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
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吾嘗謂叔孫通
有功於禮樂其
大鄉使秦後掌
初不及高帝定
之禮壞樂崩有
甚於夷狄惟簡
易可行所以萬
世有增不廢也
通非腐儒後編
寫至乃喜備盡
儒生

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
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奉常賜金五
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
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
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
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
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
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

自使滅祀與攻
善食啖皆人所
難言此非面諛
也

書法不造次故

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
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
攻善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造而立少臣願
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持戲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振動蕩奈
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
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
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通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間往數蹕見常
時宗廟之盛此
道雖難於高
而孝於長樂
之言游衣冠
之言道高
本極老人
時以此足惜惠
帝時可

群臣莫能習從通為太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
漢諸儀法皆叔孫通生通為太常所論者也孝惠帝
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民廼作複道
方築武庫南叔孫通生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
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
何令後世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
懼曰急壞之叔孫通生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
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

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嘗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
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高祖以征伐天下而縉紳之徒聘其知
辨並成大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
廊廟之榱材非一木之枝也三代帝王之際功非
一士之智畧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
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而建萬

世金城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
蛇蓋謂是乎舍枹鼓而立一主之儀遇其時也酈
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猶不免鼎鑊朱建始名
廉直既距辟陽不終其節亦以喪身陸賈位止大
夫致仕諸呂不受憂責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
以彊社稷身名俱榮其最優乎

班馬異同

